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九　廿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妄說自得上人法學處第四

攝頌曰

最初劫比羅　漁人衆五百　苾芻住蘭若
自顯記相違

尒時薄伽梵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五百漁人於勝慧河邊結侶而住時彼漁人有二大網一名小足二名大足買魚人少便用小足買魚人多即用大足若大節會即二網俱張彼於異時廣嚴城中有大節會買魚者衆二網俱施分五百人以為二朋各持一網施小足者多獲魚鼈龜黿鼉之類岸上委積如大穀聚時有摩竭大魚海中眠睡隨潮泛濫遂入勝慧河中持大足者即便網得時二百五十人共牽其網網逼魚身即便睡覺曳網并人隨流而去各大驚叫告小足人曰我等并網並被魚牽仁可俱來共我相濟彼既聞已俱来共牽五百諸人與網同去不能持得

合

時五百人發聲大叫告隨近人曰諸
人當知我五百人及大足網並被魚
牽隨流而下共来相濟時近住者若
放牛羊人採蕉藕人正道活命人邪
道活命人及餘諸人百千万衆俱来
牽網時彼諸人身體傷損其網破裂
極大艱辛方牽上岸其摩竭魚有一
十八頭三十六眼或有人頭或有象
頭或有馬頭駱駝頭驢頭牛頭獼猴
頭師子頭虎頭豹頭熊頭羆頭猫頭
麞頭水牛頭猪頭狗頭魚頭于時四
遠諸人遞相告語勝慧河側五百漁
人張大足網捕得一魚牽在岸上其
形奇大有十八頭三十六眼諸人聞
已時有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衆競
集河所或有情生喜樂往彼觀瞻或
有先世善根警悟令去廣嚴城内外
道六師亦生喜樂共至魚所大衆雲
集注曰詳觀共相告曰仁等各並識
此頭不生希有心掐搊而住諸佛常
法觀察世間無不見聞無不知者恒
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寂為第
一寂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

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度四瀑
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
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
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世
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九定
充滿十力名聞十方諸自在中最為
殊勝得諸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
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
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
誰陷欲泥誰堪受化作何方便拔濟
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
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
善根者令其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
礙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慈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尒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摩竭魚今遭
苦厄於先佛所已植善根我因魚故
施大教網化度有情宜往勝慧河側
諸佛常法未入涅槃安住於世為欲
憐愍所化有情時往㮈洛迦傍生餓

鬼人天諸趣或往屍林或往河處令
由此事世尊欲往勝慧河邊即便微
笑口中出五色光或時下照或復上
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若
受炎熱皆得清涼若處寒冰便獲溫
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
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尒時
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
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
而生餘處然我必由無上大聖威德
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
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
法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
天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
說二伽他曰

汝當於佛教　勤求出離道　能破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佛法律中　勇進常修學
能捨於生死　得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
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
若說未來事光從胷入若說地獄事
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
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

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
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
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
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
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
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臍而入時
具壽阿難陁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
尊如来應正等覺熈怡微笑非無因
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刹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冣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慼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發妙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曰如是如是阿
難陁非無因緣如来應正等覺輙現
微笑汝今應可告諸苾芻如来欲往
河岸遊行若諸具壽樂欲隨從如来
去者當可持衣時具壽阿難陁承佛
教已告諸苾芻曰諸具壽佛今欲往

河岸遊行若諸具壽樂隨從者當可
持衣時諸苾芻既奉教已俱來佛所
尒時世尊往勝慧河自調伏故調伏
圍繞自寂靜故寂靜圍繞解脫解脫
圍繞安隱安隱圍繞善順善順圍繞
阿羅漢阿羅漢圍繞離欲離欲圍繞
端嚴端嚴圍繞如栴檀林栴檀圍繞
猶如象王眾象圍繞如師子王師子
圍繞如大牛王諸牛圍繞猶如鵝王
諸鵝圍繞如妙翅鳥諸鳥圍繞如婆
羅門學徒圍繞猶如大醫病者圍繞
如大將軍兵眾圍繞如大導師行旅
圍繞猶如商主賈客圍繞如大長者
人眾圍繞如大國王諸臣圍繞如轉
輪王千子圍繞猶如明月眾星圍繞
猶如日輪千光圍繞如持國天王乾
闥婆眾圍繞如增長天王拘畔茶眾
圍繞如醜目天王龍眾圍繞如多聞
天王藥叉眾圍繞如淨妙王阿蘇羅
眾圍繞猶如帝釋三十三天圍繞如
梵天王梵眾圍繞猶如大海湛然安
靜猶如大雲靉靆垂布猶如象王屏
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寂靜三十二

相而為莊飾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
光一尋朗踰千日安步徐進如移寶
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念住無量功
德皆悉圓滿諸大聲聞尊者阿慎若
憍陳如尊者馬勝尊者婆瑟波尊者
大名尊者無滅尊者舍利子尊者大
目連尊者迦攝波尊者阿難陁尊者
頡離伐底如是等諸大聲聞及諸苾
芻衆共往河側時諸大衆遥見世尊
幷苾芻衆自遠而来諸不信者共相
議曰諸人當知我聞沙門瞿荅摩斷
諸喜樂彼亦愛好来觀此魚諸敬信
者便作是說諸人應知如佛世尊久
除喜樂豈非今日緣此魚故為諸大
衆降大慈悲欲說希奇微妙之法共
說頌曰
牟尼久捨喜樂心　無信之人生誹謗
㝡勝今来於此處　必為時衆說微言
是時大衆見世尊至悉皆驚起由佛
世尊為菩薩時於師僧父母尊重之
處常起恭敬故尒時世尊入大衆中
在苾芻前就座而坐便告五百漁人
曰賢首汝等先身曾作惡業由此緣

故生在卑賤漁捕人中汝今更復手
執刀網為殺害業而自活命今於此
死何處受生漁人請曰我今不知欲
何所作世尊告曰汝今宜可放魚鱉
等水族之類彼白佛言如世尊教即
便放捨尒時世尊以神通力令魚鱉
等如游於水入勝慧河唯摩竭魚獨
留不去憶前生事能作人語共佛酬
荅尒時世尊告摩竭魚曰汝是劫比
羅不荅言我是劫比羅世尊復問汝
曾作身語意惡行不荅言曾作汝頗
知此三種惡行招惡異熟不荅言我
知汝知此業自身受不荅言現受誰
是汝惡知識荅言我母彼生何處荅
言生捺洛迦汝生何趣荅言在傍生
中於此死已當生何處荅言我於此
死生捺洛迦時摩竭魚作是語已即
便啼泣尒時世尊說伽他曰

汝墮傍生趣　我今無奈何　處在無暇中
啼泣當何益　我今悲愍汝　汝宜發善心
厭離傍生身　當得昇天上

時摩竭魚聞是語已於世尊所深生
敬信世尊即為說三句法告言賢首

諸行皆無常　諸法悉無我　寂靜即涅槃
是名三法印
是時大會各生希有共相議曰何意
此魚世尊垂問令憶宿世復為人語
共佛酬荅諸人當知大聖如来威德
尊重我等庸微不敢諮問我宜共詣
尊者阿難陁處問其所由如說信受
時敬信者即便共詣阿難陁所白言
尊者何意此魚善解人言共佛世尊
論宿命事時阿難陁報諸人曰汝今
宜往請問世尊諸人荅曰如来世尊
威德嚴重我等庸愚不敢輕觸阿難
陁曰我亦同汝懼佛威嚴今為汝等
略問其事時具壽阿難陁即從座起
往世尊所礼雙足已在一面立白言
世尊此魚何緣能解人語共佛世尊
論宿命事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曰汝
今欲聞此摩竭魚宿世緣不時阿難
陁白言世尊我等樂聞今正是時唯
願為說此魚宿世所有因緣我等茲
普及諸大衆得聞法已信受奉持佛
告阿難陁汝當諦聽至極作意善思
念之於過去世此賢劫中人壽二万

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九　第九張　甘

省

歲時有佛世尊出現於世号迦攝波
如来應正遍知明行圓滿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
梵在婆羅痆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
中與大苾芻衆二万人倶時彼城中
王名訖栗枳時世安樂穀稼豊稔人
民衆多畜產滋盛無有鬪諍兵甲休
息亦無病苦及諸賊盜正法理國為
大法王於其國中有婆羅門童子言
從本國遠詣南方彼有婆羅門博通
衆藝善解四明遠近諸方皆来歸湊
是時童子便詣其所到已致敬於一
面坐彼婆羅門曰善来童子汝從何
来何所求覓荅言我從中國来欲於
大師足下親承道業師問之曰欲學
何書荅曰學四明論報言善哉應如
是學此是婆羅門所應作事是時童
子即便受學凡諸學者至休假日或
往河池沐浴或往城市觀望或採香
薪以充祭祀是時童子至休假日與
諸學徒共採薪木便於路中共相問
曰君等皆是婆羅門姓從何處来一
人報曰我從東方来一人曰我從西

國来一人曰我從北方来時彼童子
曰我從中國来諸人問曰諸餘方國
我並略聞中國軌儀未曾見說即說
頌曰
智慧出東方　兩舌在西國　敬順生南國
惡口居北方
時諸學徒問童子曰汝之中國其事
云何童子荅曰我之中國特勝諸方
甘蔗香稻果實充足畜産豐饒快樂
安隱人物繁多咸重慈濟聰明福德
技藝過人有殑伽河吉祥清潔於河
兩岸其水平流有十八處仙人住止
各大精苦現得昇天復問之曰中國
之地頗有聰叡辯才善能談論如我
師不荅曰現今中國有一論師如師
子王自在無礙我師見之自懷慙耻
時彼童子讚美中方諸人既聞悉皆
樂往時諸童子各持薪木至本師舍
安置薪已詣其師處各白師曰此之
童子讚美中方令我諸人悉皆樂去
其師報曰方國美妙人皆甚言但可
耳聞無宜即去諸徒曰彼童子說現
今中國有一論師如師子王自在無

嫌我師若見必懷慙耻其師報曰地
豊珎寶人多俊乂我豈自說區宇之
內唯我一人更無勝者復白師曰若
如是者我今樂去一遍觀方國二洗
沐仙河於大論師伏膺受業降伏諸
論談吐激揚發起名譽多獲財利時
婆羅門性少緣務愛慇學徒報諸人
曰汝等宜應將我貧具鹿皮跣服三
排君持并祠祀器我今與汝俱去尋
師彼便受教共往中國所至城邑興
大論場諸來論者皆被挫折壞其車
轝懷慙而歸或以灰瓶打其頭上如
教射處鳥鳥散飛或有繒蓋幢幡遠
近迎接咸稱弟子隨從而行時婆羅
門漸次遊行所過城邑皆為上首至
婆羅痆斯城便自生念我今何故捨
其根本而取枝條凡有聰明解激論
者及餘學士咸在王庭我今宜應自
詣王所作是念已即便往詣訖栗枳
王既至王所為王呪願願王降伏諸
怨長命無病作是言已在一面坐而
啓王曰大王當知我於本國頗亦尋
師曾習少多書論文字欲於王所建

立論端敢共諸人略申激難王既聞
巳命大臣曰今我國中有談論者堪
與此人共為酬對不白言有問在何
處白言在某聚落有婆羅門名劫比
羅設摩善解四明及餘書論能立巳
義善破他宗大智聰明如火騰燄於
衆人中而為上首王曰可喚將来大
臣奉教便喚論師既至王所呪願同
前在一面坐大臣啓曰此是所喚解
論大師王曰善哉大師頗能對我與
婆羅門共相問難不荅曰我能王勑
臣曰卿今宜可嚴飾論場立敵兩朋
善為處置大臣奉教嚴飾王便整駕
親至論所王既坐巳大臣啓曰大王
欲遣誰作前宗王曰婆羅門遠自南
國主客之禮請作前宗彼婆羅門便
立論宗申說巧詞有五百頌辯捷明
利聽者罕知時劫比羅設摩一聞悟
會便斥是非此是相違此是不定此
不成就時婆羅門既被破巳默然而
住凡論議者不能酬荅即墮負處時
王見勝便大歡喜問言大師住在何
處白言大王在某聚落報言大師善

為談論彼之聚落用賞論功即便謝
王歡喜而去既獲冨感遂取新妻未
久之間便誕一息初生之日黃髮被
頭三七既終廣召親族欲為兒子建
立嘉名父告親曰今我此兒欲立何
字宗親告曰此是劫比羅設摩兒又
初生之時髮作劫比羅色應與此子
名劫比羅既為立字撫育滋養哺以
乳酪間以諸酥隨時服玩勝妙之物
便速長大如蓮華出池既成立已便
教習學書印筭數俗務取與皆悉明
了次教婆羅門威儀法式執灰執土
及持瓶器洗沐之法清淨軌儀甕聲
遼聲四明諸論所謂頡力明論耶樹
明論娑摩明論阿闥明論自解祠祀
教他祠祀自解讀誦教他讀誦施物
受財所有方軌明此六事成大婆羅
門博通衆典顯發自宗斥破他論聡
敏智慧如大明炬後於異時劫比羅
設摩教五百婆羅門子誦婆羅門典
時子劫比羅亦教習學便白父曰頡
利遮字其義云何父告之曰汝所問
字其義甚深先師共傳卒難解了復

闍父曰豈古大師無義而說然我忖
度少有依希其父聞已便即思念世
間之人皆欲子勝今劫比羅道藝勝
我當以五百童子而委付之便告子
曰汝今道藝勝我此五百人汝當教
誨即依父命教五百人父捨學徒无
復餘事隨心所樂在處遊行彼於異
時往施鹿林所詣一苾芻白言聖者
此之文句其義云何苾芻答曰賢首
汝今不應作如是問若作此問義不
周悉應如是問方得圓滿時婆羅門
既被教訶便即生念我所致問尚不
堪任況能與之共為敵論於苾芻處
生敬信心於時時中請就家食時婆
羅門後便染患告其子曰日月所臨
處更無餘人與汝等者我命終後於
諸論場汝無疑懼唯除迦攝波佛聲
聞弟子何以故彼宗寬廣甚深難測
世論不能伏俗智不能知眾一其心
不求名利故汝不應共為論激子言
甚善時婆羅門所患漸增雖加湯藥
日就羸困如有說云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婆羅門即便命終其子與諸眷屬以五綵繒轝送至屍林以火焚訖懷憂而往諸餘論師聞彼父死共相告曰仁等當知彼善論婆羅門今已身死我等宜往詣訖栗枳王請申論事即便共往既至王所呪願王已便啓王曰我等曾於師邊少學文字敢欲親對王所建立論端王告臣曰卿今宜往命彼論師大臣荅曰彼師已死王曰由此緣故如塲中鳥雀今並競来然彼大師頗有兒息及兄弟耶大臣白言有子名劫比羅王曰宜可命来奉命便喚既至王所呪願王已在一面坐大臣白王此是大師之子名劫比羅王言善来今有諸方論師遠近咸萃欲於我所興建論端汝能共彼相酬對不便白王曰敢申論難便立論塲令其激難王便整駕親觀得失即令諸来論人並為宗主遣劫比羅共為敵論所有詰問隨事窮研諸立論人咸皆杜口凡論義不荅即隨負處時王既見無礙辯才極生希

合

有而歎之曰此兒年在弱歲德冠群
英歡喜驚嗟特異優賞令乘大為灌
頂稱尊号曰論王衆所瞻仰其刧比
羅母遥生憂念豈我小兒為性輕躁
被奪封邑無面歸耶作是思惟懷愁
而住時刧比羅既蒙灌頂為大論王
群产相隨共還本宅其母怱遽而告
之曰汝已摧破諸論師不便報母曰
並已破訖唯除迦葉波佛聲聞弟子
其母即便迴面揮手時刧比羅即白
母曰何意慈尊迴面揮手母曰汝今
知不所有封邑猶未能安終被苾芻
共相侵奪汝今宜往折彼沙門便白
母曰慈父云日識以遺言日月光臨
更無餘人與汝等者我命終後於諸
論搗汝無疑懼唯除迦攝波佛聲聞
弟子何以故彼宗寬廣甚深難測世
論不能伏俗智不能知衆一其心不
求名利汝勿共論母便報曰汝父在
曰是沙門奴豈汝今時還作奴也宜
可即行挫其鋒鋭刧比羅禀性仁孝
無違母言便往廣園於其中路逢一
苾芻即便問曰苾芻從何處來報言

谷

仙人墮處施鹿林来問曰仙人墮處
有幾許苾芻答曰强逾二万問曰苾
芻之衆其數巳多所有經典未知多
少報曰苾芻經典揔有三藏問曰其
三藏數量如何報言一藏頌有十
万問曰在家俗侶頗得聞不報言得
聞二藏謂論及經毗奈耶教是出家
軌式俗不合聞劫比羅便作是念其
激論法不許他知作斯念巳白苾芻
曰仁今為我且說少多佛家要義苾
芻便念此婆羅門是論難者為稱量
我而發斯問為當不解而見請耶我
今試之誦伽他曰
何處流當止何處道應行世間苦樂事
何處當窮盡
說伽他巳而報之曰婆羅門汝當為
我解斯頌義時劫比羅於諸明處周
遍思量盡其慧解莫測其義云何流
止云何道行即便四顧勿有餘人見
聞於我遂作是念若於此處有證義
人即令我身支被挫折便行矯詐報
苾芻曰我觀此頌宗緒綿長其義深
遠汝宜且向婆羅痆斯我有少緣

當行處苑不可倉卒為陳其義後時
重會解亦不難既言別已詣處林中
見諸苾芻讀誦禪思勤求出道深生
敬信即自思念誰復不顧後世情懷
慘毒於斯智者興覓過心共申狂論
作是念已遂還本居母見問曰汝已
摧破迦攝波弟子即白母曰看母意
趣欲得云失現居封邑母告子曰所
說何義兒即報曰試往處林路逢苾
芻並悉如前具報於母母既聞已報
曰若如是者汝今宜可學於佛法白
言欲學何事報曰彼論義法不教俗
旅汝可出家從其受學復白母曰寧
容勝族於雜類中為小因緣投出家
也母報之曰待學得已後當歸俗豈
於頭上生蔓草耶其兒禀性仁孝被
母駈逼便欲出家遂至處林到苾芻
處告言大德我欲出家時彼苾芻便
作是念此婆羅門善能激論若出家
者紹隆佛法作是念已報曰善哉隨
汝意樂榮名富盛皆悉無常能捨出
家斯為冣善劫比羅曰我於此處人
皆識知可往他鄉方為出俗苾芻言

皆

善遂即將往餘方與其出家并受圓
具便教習學三藏俱明為大法師詞
辯無滯若闇誦經法必昇衆寶師子
之座吹雙蠡振大鼓王及士庶悉皆
雲集聞者歡喜時刧比羅便自生念
我之勤學其功已成宜往婆羅痆斯
迦攝波佛所親奉大師承事供養旣
至城已母聞子來即便尋覓至鹿林
中見子問曰汝已摧伏迦攝波佛沙
門弟子耶便白母曰我雖解教而未證
果彼諸弟子教證俱明我復何能輒
相摧折其母報曰汝必須摧被母驅
催不能自免便白母曰若聞莊嚴寶
座擊鼓吹蠡大衆集時母當來至母
報言善時至我來後於異時刧比羅
次昇法座大衆皆集母聞鼓振驚往
鹿林於高座邊默尒而住是時法師
便昇高座初演正法後雜邪言時諸
苾芻聞而告曰具壽汝莫謗毀佛教
建魔幟摧法幢捨此身已當生惡趣
即無言對便下高座遂白母曰見此
事不荅言見刧比羅曰豈不已言我
但解教彼教證俱閑豈我於彼能為

挫折母曰我當教汝激論方便汝若
更為說法之時先談正法後述邪宗
彼諸苾芻作訶諫言引善惡事不聽
語者汝當口陳刀劍出不義言彼諸
沙門畏惡名稱即自默然時俗諸人
謂其墮負便報母曰是好方便見昇
座時母當重來報言好便於後時同
前屈請吹蠡擊鼓七衆俱集其母遂
來於座後邊默然而坐
時劫比羅即昇高座准式誦經初誦
正經後陳邪法時諸苾芻告言具壽
汝勿破正興邪乃至當生惡趣便憶
母言口出刀劍報苾芻曰汝口如烏
口何所識知若法非法律非律汝如
馬口如駱駝口驢口牛口獮猴口師
子口虎口豹口熊口羆口猫口麞口
水牛口猪口狗口魚口愚人口汝復
寧知法及非法時諸苾芻共相告曰
此既口陳刀劍我等宜行其不忍者
悉皆捨去其容忍者在座而聽作如是
念若陳正法我宜聽之若說邪宗彼
當受苦時劫比羅於學無學諸聖悉
皆作十八種惡口罵詈便下高座白

其母曰母今喜不母告子曰我今大
喜宜可共歸劫比羅曰我不能歸我
於迦攝波佛無上正覺教法之中情
所愛尚母曰汝豈不聞婆羅門典文
母言教不可輙違汝今即應共我歸
舍便報母曰我不能去若我流轉於
生死中願莫重遭如是之母由惡知
識故令我於學無學聖人之所出麁
獷言緣此惡業必定當來招苦異熟
是時彼母既嗔不得便於婆羅痆斯
街衢巷陌人衆之處作如是語諸人
當知迦攝波弟子强奪我兒仁當助
我諸人聞已共敬信者共相安撫不
信之人便生調弄是時老母耻辱纏
懷便歐熱血因即命過生捺洛迦劫
比羅苾芻由作十八種惡口罵學無
學人及諸苾芻故命終之後生摩竭
魚中其形可惡時諸大衆聞佛說已
共相謂曰諸人當知彼劫比羅苾芻
為大法師辯才無㝵善能說法令百
千衆聞者歡喜但由惡口生惡道中
我等命終當生何處作是思惟懷憂
而住尒時世尊觀察大衆意樂煩惱

根性差別隨其所宜而為說法法既聞
法已有得煗頂忍世間第一法或得
預流一来不還果者或有出家盡諸
有漏獲阿羅漢或於聲聞菩提或於
獨覺菩提或於無上菩提心生希願
復令大衆於三寶所生極信心尒時
世尊為大利益廣調伏已捨之而去
時摩竭大魚便自生念我今不應於
世尊所聞三句法而更食耶即便斷
食傍生之趣火力增强飢渴所逼於
世尊所敬重逾深即便命過生四大
王衆天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生三
念我從何死今於何生由作何業便
憶前身我於傍生趣死今生四大王
衆天由於佛所生敬信故時彼天子
便作是念我今不應留住經宿方見
世尊是時天子作是念已即莊嚴身
具諸瓔珞光明殊妙便以衣裓盛妙
天花所謂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
頭花分陁利迦花曼陁羅花過初夜
分来詣佛所便布天花供養佛已頂
礼雙足在一面坐是彼天子光明赫
奕周遍照耀高閣堂中尒時世尊隨

彼天子意樂根性為其說法令悟諦
理是時天子既聞法已即於座上得
預流果既見諦已白世尊曰大德由
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
母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
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
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
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得涅槃路乾
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薩迦耶
見以金剛智杵摧碎之得預流果我
今歸依佛法僧寶唯願世尊證知我
是鄔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命存受
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即於佛
前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令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超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令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礼佛足　右繞除怨者
令往赴天宮

時摩竭魚天子既稱所願猶如貧主
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多收稼穡如勇
健者降伏怨敵如重病人除去衆疾

時彼天子辭佛而去便往天宮
時諸苾芻於初後夜警覺專心思惟
而住見世尊處有大光明便生疑念
至天曉巳白世尊曰於昨夜中豈有
梵世諸天及天帝釋或四天王或有
諸餘威德天衆来礼世尊耶世尊告
曰諸苾芻非是梵天及餘天衆汝等
苾芻豈不見彼摩竭大魚有十八頭
我為彼說三句妙法苾芻白佛我等
皆見佛言彼於中夜来至我所我為
說法得見諦巳還詣天宮時諸苾芻
復白佛言此前身摩竭魚天子曾作
何業得生四天王處復由何業親於
佛所證四真諦世尊告曰諸苾芻彼
魚天子自所作業增長時熟緣變現
前猶如瀑流不可迴轉決定感報無
餘代受汝諸苾芻彼魚天子凡所自
作惡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受
報然於自身蘊界處中而受異熟卽
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諸苾芻有生受業有後受業云何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九　第二十五張　目

合

生受業此於前身為摩竭魚由於我
邊起敬信心故彼業異熟生在四大
王衆天是名生受業云何後受業即
劫比羅於迦攝波佛正等正覺教法
之中而為出家讀誦受持為人演說
於蘊界處十二緣生及處非處悉皆
善巧由彼積集善根業力得生天上
今於我所見四真諦是名後受業苾
芻當知若純黑業得純黑異熟若純
白業得純白異熟若黑白雜業得雜
異熟是故苾芻應離純黑及黑白雜
業當勤修學純白之業時諸苾芻聞
佛說已歡喜信受
時彼五百漁人共相告曰仁等親聞
彼劫比羅為大法師善解三藏辯才
無礙化百千人能令聞者悉生歡喜
但由惡口墮傍生中我等常為惡業
無有慈悲廣殺有情以自活命我等
死後何處受生我等今時若不生在
下賤家者亦於如來善說法律而為
出家發勇猛心勤求不倦起度四軛
越四瀑流作是語已各以手支頰懷
憂而住諸佛常法未入涅槃安住於

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九 第二十六張 甘

合

世為欲憐愍所化有情晝夜六時常
以佛眼觀諸世間廣說如上諸大聲
聞亦復如是時具壽舍利子以聲聞
慧眼觀察世間便見五百漁人心生
猒離懷憂而住即便往詣五百人所
而告之曰賢首何意汝等以手支頰
懷憂而住時諸漁人咨言聖者我今云
何得不愁苦我等親聞彼刧比羅為
大法師善解三藏演說無滯化百千
人能令聞者悉生歡喜但由惡口墮
傍生中我等常為惡業無有慈悲廣
殺有情以自活命我等死後何處受
生我等今時若不生在下賤家者亦
於如來善說法律而為出家發勇猛
心勤求不倦超四軛越四流斯我無
分寧不憂苦是時舍利子而告之曰
賢首牟尼法主聖教之中不以家門
氏族為勝但以正行為先即說頌曰
如來教法中　不問於族姓　但觀過去世
所作善惡業
若汝等情有希願於佛法中欲求出
家并受近圓為苾芻者汝等宜應往
世尊所求請出家世尊知時滿汝所

合

願諸人白言聖者若得如是我當請
佛而求出家時舍利子遂將五百善
男子往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
白佛言世尊大德此五百善男子深
心希願於善說法律求欲出家并受
近圓而為苾芻唯願世尊為憐愍故
與其出家并受近圓尒時世尊告五
百人曰善來苾芻可修梵行於佛言
下鬚髮自落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
儀具足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唱善來　鬚落衣鉢具　諸根咸寂定
隨念悉皆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